

## 银丝绕心间

高会丽

## 新蝉添夏趣

杨力

一只蝉，对夏天的欢喜，正如一颗童心，对新蝉的期盼。盛夏铺垫出蝉的温床，它们依附在树丛中，或拼命聒噪，或撕心吼叫，缺了它们加盟，夏天少了几分层次，夏韵更薄了几分滋味。

小时候，一声新蝉叫，预示着童心期盼的暑期不远了。暑期最有意思的，便是和蝉打交道。

蝉，又名知了，在没羽化前，它们生活在地下，俗称知了猴。傍晚时分，知了猴从地洞里爬出，在树干上，在枝叶下，在草棵间羽化，第二天一早就变成了一只只新蝉。

童心与知了猴的亲近，可能源于天性。将知了猴捉回后，置于蚊帐，细观蝉的羽化，比教科书更易领会。将羽化后的蝉放飞，蜕下的壳可以入药，中医叫它蝉蜕。

记忆最深刻的一个暑期已过去了差不多40多年。那一年老家的外婆病重，父母想带一点蜂蜜回去探望，无奈家底薄，于是我拿出了卖蝉蜕攒下的钱，足足20多元。换回两瓶蜂蜜后，父母十分珍惜，用旧衣服紧紧包裹置于纸箱，小心翼翼带回老家。殊不知热胀冷缩，盛夏里被密闭的蜂蜜膨胀炸裂，成了那个时代最难以释怀的一次心痛。

蝉攀爬在高高的树干上，想要捉它们得想办法。用树棍把老屋院前院后的蜘蛛网掏一遍，形成有黏性的蛛丝团，置于竹竿的尖端，慢慢伸向树干上的蝉，趁其不备，把它们的羽翅粘得牢实。

捉到手里的蝉拼命挣扎，而且都是呆头呆脑一个模样。捉到的蝉继续放飞，放飞又捉，捉了又放，只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童趣。

蝉是有天敌的，最大的天敌是一种叫“伯劳”的鸟。这种鸟有画眉大小，喜欢独来独往，一般置身高处，睁着一双鹰眼，一旦看见飞过的蝉便穷追不舍。有时候，蝉从低矮的果树或高大的杨树间受惊，腾空掠起呈“之”字型飞越，不知从什么地方猛地蹿出一只“伯劳”狂追不止，我们看见了就使劲吆喝，既是驱赶“伯劳”，也是为小小的蝉加油。

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”。不管聒噪还是嘶吼，蝉鸣可能是夏季最有催眠效果也最容易被人接受的“噪音”；而不论时光过去多少年，“微月初三夜，新蝉第一声”，则是留在童心里最有趣味的夏天记忆。

开门进屋时，母亲竟丝毫没有察觉——她正端坐在阳台上，专注地忙碌着手头的活儿。

母亲端着只比老式海碗大一圈的小箩，从身侧矮凳上的面袋里舀出一小碗白面。正午的阳光抛洒下来，恰好撞在她手中的小箩上。她手腕有节奏地筛动着，细白的面粉像雾像尘从箩底针眼大小的细孔中簌簌落下。

我不说话，只是从里屋拎出小马扎支好，静静地坐在母亲身旁。

好久没有这样闲暇的时光，陪着母亲坐一坐了。我忽然瞥见她染过的发根处，已经长出一截手指长的白发。那粗而硬的白发，倔强地挺立着，在阳光下亮得扎眼，一下扎得我眼眶发酸，水汽猛地漫了上来。心里忽然翻出点没头绪的酸楚，想起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的传说，想起李太白的“朝如青丝暮成雪”的诗句。原来古人的感慨，真的要等到某个瞬间才会懂。

我记忆里的母亲，明明该永远是一头乌黑发亮的青丝啊。

哪想到日子走得这么快，晃眼的功夫，母亲的白发连染发剂都收拾不住了，个把月的功夫，就如钻出地面的春草势不可挡，示威似的硬邦邦地杵着，像攒了大半辈子

没说出口的操劳，就这么明晃晃地露在了我眼前。

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一下子被拨动，晶莹的泪珠开始不争气地顺着面颊慢慢滚落。佯装整理报纸上的小虫，我走近厨房，又用清水洗了把脸，这才重新坐回母亲身旁。

与母亲近距离的接触，让我再次感觉到似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晃动着摇篮，一种恬静笼上心头。在这并不宽大的阳台上，与母亲一起坐坐、聊聊，听母亲絮叨絮叨，内心的浮躁也随之安静许多。

思绪猛地扯回旧年：那时候她还不用戴老花镜，坐在低矮茅屋门前，手腕翻飞着筛生了虫的面粉，动作爽利得很。只是那时箩出来的小面虫直接磕在地上，瞬间被一群贪吃嘴的鸡鸭们争着抢着叼走了；只是那时母亲的脸上，没有深深的沟壑，头上没有雪染的银丝。

望着身旁年迈的母亲，真想让时间停在这一刻：就这么陪着她慢悠悠筛面、絮叨，偶尔靠着窗看云淡风轻、人来人往，日子静得像条淌着的小河，多好。

但岁月岂肯停步，风照旧扫过她的发梢，把黑丝一根根揉成银白。我指尖发颤，伸手轻轻拢住她鬓边的碎发，把那些亮闪闪的银白，全悄悄藏进了心里。

## 口琴，吹出快乐的音符

黎洁

那天，刚退休不到一个月的老爸，在郊外的富江湖公园一绿荫处，见到一支由老年人组成的“快乐口琴队”自娱自乐。齐奏的口琴连接着音响设备，犹如一支多功能小乐队，有点声势。老爸一下被吸引住了，驻足聆听良久。

老爸回到家，立刻翻箱倒柜起来。好不容易，在一个纸板箱里找出了这支当时仅用三块多购买的国光牌口琴。口琴毕竟已搁置有半个多世纪了，它的外壳已锈黄，音格落满灰尘。

老爸将口琴精心擦洗、消毒，试吹后惊喜地发现，口琴丝毫无损，两行木格小孔完全畅通，簧片强度依旧，音色依然清脆。从此，老爸重拾年轻时的钟爱。

老爸常在自家阳台上吹到过瘾。每次出门，老爸也总把口琴带在身边，有合适的时机和地方，就吹上几曲。有时在公园里，有时在小区草坪上，常常吸引众人驻足赏听。

几个月后，老爸觉得自己的口琴水平恢复得差不多了，就有了想加盟“快乐口琴队”的念头。但老爸有点忐忑，他们能不能接纳我呢？那天，像招聘面试一样，老爸在几位高手面前试吹了几首歌曲，《牡丹之歌》和《青藏高原》都被老爸吹得荡气回

肠。口琴队的“老蔡”满意地点点头，说：“我们以快乐为主，不求技艺高低，你加入我们团体，我们欢迎！”

老爸加入了“组织”，为了掌握更多的歌曲，他特地到新华书店买来《老歌大家唱》等书籍。老歌似陈年佳酿，无论是革命歌曲、抒情歌曲、电影插曲，还是各地民歌和校园歌曲，老爸都十分喜欢，越吹越有劲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老爸又发现不少琴友身上都背着一个“小蜜蜂”扩音机。于是，老爸经人指点，他在一家电城也购买了一只扩音器。自从“鸟枪换炮”，老爸的吹奏简直焕然一新。

上周末，小区里的玩伴们自发组织了一次文艺晚会，让老爸口琴演奏。虽然没有舞台、没有布景，但老爸这些“草根艺术家”演得很认真。老爸吹奏了《歌唱祖国》《不忘初心》等歌曲。因我吹出了人们对历史的共同记忆，博得了阵阵喝彩。演毕，忽有人高喊“再来一个”，老爸欣然应命。

金曲老歌伴人生，悠悠琴声乐晚年。一把小小的口琴，让老爸的晚年生活充满春天的阳光！老爸体会到，人不要怕老，老有老的乐趣，口琴运动不仅起到保健作用，更让老爸收获了快乐人生。